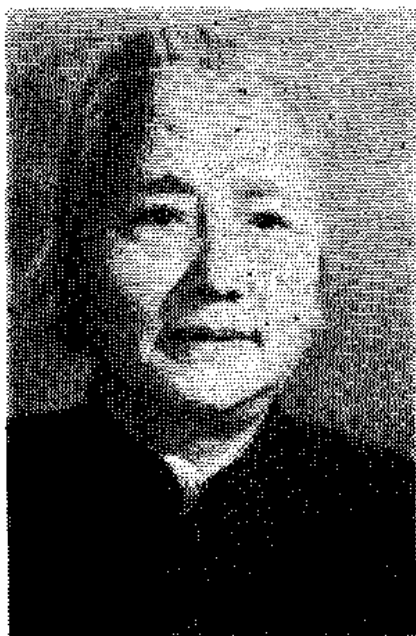


目 录

蹇先任——湘西第一个女红军	葛象贤	1
蹇先佛——红二方面军的一个女战士	葛象贤	36
周东屏——一个红军女看护的足迹	刘敬怀	44
张 文——雪山草地过来人	郭远发	60
陶万荣——烽火弥漫中的女营长	邓宏灿 刘慧明	78
何曼秋——自强不息的女强人	易俭如	96
李开芬——信念始终支撑着她	胡国华	116
岳 克——横刀跃马女中杰	周宇红	135
何子友——她忘不了蜜蜂洞	吴东峰	151
孙 克——血与火中一枝莲	庄建民	162
李 萍——一个少共妇女部长的经历	米丽蓉	185
冯 苏——在革命的血与火中苏醒	邓全施	196
钱桂英——一生在默默奉献	蒋志敏	205
曲 飞——长征路上的红小鬼	宋冬昀	225
赵明珍——历尽艰险、党心不渝	高晓晖	241
杨国钦——长征途中的“女娃子”班长	蒋秋生 张香庭	255
张 苏——一位平凡的女红军	梅 君	264
廖殿民——起死回生的人	班和平	279



蹇先任

——湘西第一个女红军

葛象贤

蹇先任、蹇先佛姊妹，曾被《绥西行漫记》的作者尼姆·韦尔斯称为“神秘妇人”。我去访问先任大姐时问她这是由何

而起。大姐笑着解释：当时斯诺夫妇要求采访我们姐妹，而我俩的脾性都是不愿意抛头露面，又觉得没有什么可说的，还想洋记者拿我们当作写文章的话头挺没意思的，便谢绝了他们的采访。于是我们在韦尔斯的笔下便成了“神秘妇人”。

蹇先任姊妹兄弟5个，除大姐早已出嫁，其余四人都先后参加革命。老乡们提到蹇氏姊妹、兄弟，便说他们是“耍龙头”的角色（元宵节舞龙灯，举龙头的被称为“耍龙头的”）。以此来比喻蹇氏姊妹兄弟，便可知他们在湘西的影响了。

热血女子奋起救国

“中国的版图象片秋海棠叶，帝国主义列强象蚕子今天啃掉这一块，明天啃掉那一块，以后这片叶子会变成什么呢？地理教师一边讲课，一边痛哭流涕，学生们也失声痛哭。教师接着说：“中华民族的危机日益深重，救国的责任，必须由我们青年承担起来，哪朝哪代都有一批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，我们青年要做当代的仁人志士。我们读书是为了救国。”

这是“五四”运动之后的年月，革命的新思潮已经涌入先任的家乡。当时先任正在读高小。学校的老师中有许多爱国青年，其中不少人以后成为共产党人、革命志士。先任深受他们的影响。

先任高小毕业那年，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。南方各地革命运动蓬勃发展，揭开了大革命的序幕。大弟蹇先为对她说：“长沙比我们这个地方开化，我要到长沙去，学点本领，做点事。”这得到了父亲的赞同。先任也想去。因为湘西一带土匪多，女孩出远门不便，父亲没答应。先为一人走了，路上果然遇匪被劫，盘缠全部被搜走。父亲对先任说：“好在你没

去，待土匪少一点时你再去吧。”

1926年，北伐军打到湖南。革命更加高涨。先为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。他给在老家的前任寄去了《共产主义ABC》、《共产主义与中国》、《共产党宣言》和《向导》周报等革命的进步书籍、刊物。前任在家乡也积极参加革命运动，加入了国民党组织。

这年9月，祖母去世，弟弟先为奔丧回家。弟弟问她愿不愿意参加共产党？前任说：“共产党反对帝国主义，反对军阀，反对苛捐杂税，我当然愿意加入。可是这里没有共产党组织啊！”先为说：“我可以介绍你加入。”先为上学的长沙兑泽中学团支部批准前任加入共青团。这时，前任17岁。

入团后，前任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到革命工作中去。宣传剪辫子、放脚、抓烟馆、烧日货，前任每件事都积极去做。她自己先把辫子剪了，怕父亲骂，两天不敢回家。

先为要回长沙去了。经父亲允许，前任随弟弟去长沙求学。前任进的也是兑泽中学，这是湘西学生集中的一所学校。湘西人，为人朴实、强悍，穿着“土”一点，爱打架、动刀子。当时，对长沙的三所中学社会上有一个说法：“明德公子，周南小姐，兑泽痞子”。大革命运动中，兑泽的革命学生勇敢，不怕死，冲在前面。

北伐军打到湖南，湖南革命运动高涨，农会、工会都搞起来了。前任和同学一起上街贴标语，向市民演讲，宣传打倒帝国主义列强，反对军阀割据，反对苛捐杂税。他们还到农村矿山去作革命宣传，给农民、矿工演文明戏，唱革命歌曲。有一个戏演的是：农民背朝天，脸朝地，终年劳苦，打下的稻谷却一担一担挑去交给地主，装满了地主的粮仓。只有起来闹革

命，打倒地主，才能过上好日子。农民问他们：“你们这些学生伢子，怎么会知道我们苦楚的呢？”他们回答说：“我们虽不是农民，可我们吃的是农民种的粮，穿的是用农民种的棉花织的布。你们的苦楚我们知道。农民兄弟和我们学生携起手来，闹革命，救国家！”

大革命中，共青团在湖南是公开的。革命高潮中，湖南共青团在报上登启事征求团员。启事内容大体是这样：“共青团征求有志于参加共青团的青年”——“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领导青年的工人、农民作阶级斗争，你若有志于为共青团工作，为工人农民青年的解放事业而奋斗，你可以到湖南长沙兑泽中学报名，联系人陈昌甫。”陈昌甫是共青团湖南省委书记田波扬的妻子，她是兑泽的学生。她同先任是好友。启事刊出后，每天收到几百份，有时上千份要求参加共青团的来信。先任帮助拆阅这些信件。她们认为可以作为吸收对象的，就转到团省委。

在“马日事变”发生前不久，蹇先任转入共产党。

在血风腥雨的日子里

1927年蒋介石发动“四·一二”反革命政变后，湖南反动军官密谋叛变革命，形势日益严峻。共产党人看出征候，在街上贴出“打倒新军阀”的大幅宣传画，画的就是拿着军刀的蒋介石。兑泽党支部书记周惕——一个高中部学生，对先任说：“你看到街上打倒蒋介石的宣传画没有？我们没有点名，只说新军阀。”先任问道：“以后事态会怎样发展？”周惕说：“很难预料。要作好应付事变的准备。”还有一些同志对她说：“现在气候不好，要准备几个钱在身上。”有一次，田

波扬到兑泽中学，遇到前任等几人，问他们：“顺利时你们有没有想到会遇到挫折，逆流来了你们怎么办？”前任回答：“逆流来了照样干！”

5月21日晚人静时，前任等几人正在拆看要求入团青年的来信，街上传来枪声。前任说：“反革命闹事了！”——在国民党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的阴谋策动下，他的长沙驻军第三十三团团团长许克祥率兵1000余人，袭击了湖南省工会、省农会及其他革命组织，捕杀共产党人、国民党左派及工农群众百余人。这就是著名的马日事变。

前任想到了在工人运动讲习所受训的弟弟先为。她的几个同学也为先为的安全担心。因为工讲所是反革命重点袭击的一个目标。这一夜枪声时稀时密。天麻麻亮时，先为穿着汗背心、短裤衩，赤着脚跑来找前任。他说：“昨晚当了俘虏。”他讲了事情经过：听到枪声，工讲所训练班学员马上紧急集合。此时，反动军队已冲进来。双方交火一个多小时，许多同志被打死，打伤，其余的被缴了械。敌人问：“谁是CP？”没人回答。敌人说：“现在你们被解散了，各自回家吧！”于是把他们放了。

先为给周惕当了一段时间秘密交通，身份暴露后，党组织安排他回家暂避。

周惕对前任说：“现在我苦于没有交通，你给我当秘密交通如何？”长沙一片白色恐怖，剪了头发的女学生上街，小孩见了都说：“瓢鸡婆（指剪成短发的女人）招枪毙，巴巴头（指留发髻的女人）万万岁！”前任说：“我这头上街能行吗？孩子一见就骂。”周惕鼓励她：“你让他们骂去，不要理他们。”

前任不顾小孩们的嘲骂，不畏惧流氓的欺侮，巧妙地应付警察的盘问搜查，一次又一次勇敢而出色地完成了传递信件的任务。

一次，党组织布置给周惕一次特殊使命，需要他离开长沙一段时间。临行前，周惕把湖南省委组织部管理的党的干部名单交给前任保管。名单写在一个折子上。周惕郑重地叮嘱她：“这个折子比你的命还重要，丢了，多少人头要落地的！”她感到责任重大，决心以自己的性命保护这个名单。

前任有一个女同学，叫文隽。文隽不是共青团员，前任同她感情很好。前任常到她家去。她母亲对前任很有好感，常夸前任：“你比我们文隽朴实。”

由于白色恐怖，学校课上不下去了，外地学生纷纷离开长沙回家。文隽问前任：“你怎么不回家？”前任不能透露实情，说：“我也要回家的，只是家里路费尚未寄到。”文隽说：“你住到我家去吧。我妈想认你作干女儿呢！现在外面情况很紧，你在我家多住几天。”

前任把名单转移到了文家，秘密地塞到房顶的瓦缝里。

几天后，周惕回来了。原来，湖南省委决定调各县农民自卫军攻打长沙，后来因泄密省委改变这个决定。各县都接到了不攻打长沙的通知，而浏阳县却没有接到。周惕就是被派到浏阳去向农民自卫军传达这个通知的。

前任按周惕事先留下的地址找到了他，把名单交还给周惕。周惕表扬她为党立了一大功。

不久，田波扬、陈昌甫夫妇和其他几位学生运动领导人被捕。这几位同志表现得很坚强，什么也没吐露，英勇就义。他们的死，震动了长沙的青年学生。

兑泽中学一直是站在革命前列的。学校气氛越来越紧张。校长不知跑到什么地方躲起来了。校务主任（国民党左派人士）劝告先任说：“你该迅速离开长沙。他们一定会来搜查我们学校的。”

此时，登报脱党、脱团以及去向敌人自首的人很多。“飘鸡婆”在街上活动已十分困难。周惕对先任说：“你也到家乡避一段，待形势好一点再出来。”

先任看到那么多好同志被反革命杀害，心里十分难过。她对这些同志十分敬佩，而对向敌人屈膝投降的叛徒十分憎恨、鄙视。她对周惕说：“我永不负自己的入党誓言，只要不死，就要奋斗！”周惕说：“好！”周惕给先任留下一个通讯地址，并给她买了一张到津市的船票，让她离开了长沙。

落地生根 寻机发芽

江涛从船舷旁滚滚流过，浪花飞溅在先任身上，她却全然没有感觉。革命象一堆熊熊燃烧的火焰，被一阵大雨浇灭了。她面对着江流痛苦地思索着。如今离开了党组织，只身一人了，下一步该怎么走，她觉得茫然。

甲板有几个青年学生在看进步小说。先任引起了他们的注意。其中一个打着手势问她：“你是C（CP）？”先任没有回答。他又问她到哪里去？她说：“可能回家，也可能到其他地方去？”此刻，她确实没有决定下来。

到了津市，先任决定不走了，想到工厂熟悉一下工人们的生活。

津市有几家字号同先任父亲的店铺有生意上的联系。先任找到一家盐行，请行主作铺保将她介绍到九澧平民工厂做工。

厂主聂佐权是贺龙当九澧镇守使时的副官。此人刁钻、暴戾，很反动。他不想在军界混下去，便对贺龙说：“我在军界混不成了，镇守使你赐我一个饭碗吧。”九澧平民工厂油水不小，贺龙把这个肥缺派给了他。

此刻，站在聂佐权面前的是个文静的女学生。先任上身着学生制服，下身穿着黑布裙。

聂佐权问道：“听你口音是慈利人吧。”

先任回道：“我是蹇洪兴家的。”

“哦，蹇洪兴的女儿！我在慈利住过，认识你父亲。”

“我不认识先生。”

“你怎么不在长沙念书？学校并没有关门，你可不是搞到共产党里去了吧？”聂佐权的三角眼里射出绿色的光焰。

“父亲不给我寄钱。”先任镇定地回答。

“我可以借钱给你嘛。”

“我父亲不允许我借别人的钱。”

“那你做什么活呢？打铁你做不成。缝纫、织袜你做哪样？”

“织袜吧。”

“老老实实做活，可不许你调皮，我绝不允许共党在我厂里播种埋根！”

于是，先任在平民工厂安顿了下来。

这是家有1000多工人的大厂，都是男女青工。工厂剥削很厉害，工人们每天工作长达十二三小时，报酬却很低。学徒工的收入只够自己勉强糊口。住的是十分肮脏的工棚，睡的是咯吱吱直响的三层迭床。先任的师傅害着严重的胃病，常常咯血，为维持家中生计，不得不在厂里卖命。先任做她的下手，

推纱、打扫、运东西。

先任一边工作，一边在暗中向工友们宣传革命道理。和她睡上下铺的一个姓王的女孩，与她同岁，也是慈利人。老乡见老乡异常亲热，两人很快成了知心朋友。先任说：“我读了几年书，也没有读好，但我可以帮你识字。”于是先任教她学文化，还向她宣传共产党的主张。

“你看，反革命到处杀人，杀工人，杀农民，杀青年，杀学生。”先任启发她的觉悟。

“青年人都起来反对军阀就好了。”女孩思索着。

有一次女孩表情神秘地问先任：“你是共产党吧？”

“我原来同共青团有点联系。”先任透露了一点。

“那你怎么不搞呀？”女孩又好奇地问。

“你想参加吗？我认为你够格了，我可以发展你。”

发展这个女孩入团后，先任还发展了两个党员。

工厂分男部、女部。一天，男部骚动起来，原来共产党员的革命活动被聂佐权发现了。当着全厂工人，聂佐权命令把一个青年男子捆了起来，声色俱厉地叫喊道：“谁在这里干共产党，播种埋根，我就对他不客气，就送他到警察局！”青年被推走了。全厂为之震动。

先任为了在平民工厂站住脚，断绝了同外边的一切通信和联系，连给家里也不写信。因为聂佐权监视得很紧，所有外边寄到厂里的信他都暗中检查。

一次，聂佐权突然把先任叫去问话。聂佐权问道：“你同外边通信了？”

“没有。”先任回答。

“你撒谎！这是什么人给你的信？”聂佐权把一封信甩到

她前面。

她拿起信看了看。原来是慈利县国民党县党部常委袁明廉写来的。袁明廉是国民党左派，不知他怎么知道前任在这里的。信中写道：“前任妹，听说你到工厂做工……弃读就工，这一步你做得对……”落款“默莲”，这是他的笔名。

“我没给他写信，是他给我写的。是我的同学，是女的。”

“一派胡言！他就是袁明廉！你一个青年，十七八岁，本应该做个有为青年，你为什么跟这些死尸搞在一起，这些人早晚要杀掉的！”

“我没有同他联系。是他听说我在这里做工来的信。”

“不对！你是共党派来的。你必须把问题讲清楚。前几天抓走的那个共产党，你不是没看到。”

“我已经讲清了。”

“你没讲清共产党的问题！”

“没有的事，我不能瞎编的。我进厂时就说清我是来学艺的，我的铺保已经保证我是个纯洁青年。我家有产有钱，我怎么会去共我家自己的产呢？”前任说。

“给你24小时。24小时内必须交出自首书。你走吧！”聂佐权没有放过她。

如何应付这件事，前任的脑子急速地转动起来。聂佐权镇压革命是决不会手软的，今天不走，明天上班厂门一关就别想走了。前任决定连夜走掉。她回到宿舍，对姓王的同乡姑娘说：“我出去买点东西，一会就回来。”这时已是9月，天凉了。前任加穿一件衣服、两条裤子。又对那女孩说：“人家问你，你只说不清楚。”然后就匆匆走了。

先任一口气走了100多里。乏了，在一个草垛里睡一忽，又赶路。身上有几个铜板，买了一包蚕豆，边走边吃，赶到了石门。

先任有个女同学在石门中学教书，是共青团员。二更天，黑乎乎的，先任敲响了同学的门。

“老袁一封信，把我给暴露了。”先任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。同学向石门县委报告了她的情况，县委决定先任到石门县郊发动农民，把农会、妇女会组织起来。其间先任回慈利与弟弟先为等一起搞了一段地下工作。后因国民党右派搞“清党”，站不住，又来到石门。石门县委分配她到一个区里的小学当教员，以掩护搞农民运动的党团员。他们晚上到各乡去发动农民，白天回到先任这里落脚。先任悉心照顾同志们的吃住，保护他们的安全。

石门的农运搞得很厉害，从年关起，一连杀了几个土豪，把浮财分给了贫苦农民。这引起了反动当局的恐慌。县公安局把分得浮财的农民抓来严刑拷打获取口供。二三月间，反动派出动军队镇压，杀了八九个中学校长、教员。他们都是大学生、共产党员，有本地同志，也有党派来的外地同志。

镇压波及到先任所在的小学。学校老师中有一些同情共产党、同情革命的进步分子。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和掩护。先为和共产党员张逸民，打扮成收山货的商人去桑植投奔贺龙的工农革命军第四军（即红四军）。他们不能带先任走，因为两个青年男子和一个青年女子同行引人注目，会招致危险。有个进步教员给先任设想了一条路：他有个亲戚在老山窝里，可到那里去躲一阵。这家忠厚的农民姓盛，他们象对自己亲闺女一样接待了先任。农村对剪发女子觉得稀奇，容

易招来麻烦，他们给先任接了个假辫子。

很快，石门发出了对先任的通缉令。先任只得隐姓埋名住下来。她同山里姑娘们一起采菌子，摘木耳，挑担，绣花，学会了许多农家活。她常跟农民聊天，告诉农民共产党是领导农民反对土豪劣绅，反对苛捐杂税的；反革命容不得好人，容不得共产党；穷人要翻身，就要跟共产党闹革命。

一晃，在盛家住了半年。先任觉得住人家的，吃人家的，心里过意不去。半年她的头发长起来了，活动也方便些了，于是，她移住到慈利黄家坪的舅舅家。舅母已去世。有个表兄，还未结亲。舅舅是兽医，舅舅知道先任搞过学生运动，便对她说：“你住在这里可不要说共产党好、国民党好，什么都不要说！”先任帮舅舅挑水，做饭，收拾家务。就这样，又住了半年多。

其间，贺龙部队在湘西、鄂西一带打游击，几起几落，艰苦撑持，并有所发展。1929年夏，贺龙部队开到黄家坪附近的杉木桥镇。贺龙年轻时在这一带做过买卖，很多人都认识他。贺龙一来，消息很快传到黄家坪。先任对舅舅说，为弟（指先为）现在贺龙那里，他一定会来看我的。

一天，中午时分，先为和张逸民找来了。“二姐！我们接你来了。”姐弟抱头痛哭，这一年熬过来可真不容易啊！

“二姐，跟我们走吧！”

舅舅反对说：“好男不当兵，女孩更不许去当兵。你妈把你托付给我，以后问我要人怎么办？”

先为说：“共产党到你家来过，以后人家告你窝藏共产党怎么办？二姐留在这里，团防容不得她，还要牵连你的。”

先任劝慰舅舅，说：“我给你立个字据，以后我妈就不会

怪罪你了。”

字据内容如下：

“我出去是为工农劳苦大众做好事。我已二十岁，会保护自己。国民党反动派要杀害青年，石门县、湖南省通缉我，在舅舅处长住也有危险。我是共产党员。我走了，你们（父母）不要舅舅。反动派是宁错杀一千，不漏网一人，我不能束手就擒。”

红四军的第一个女兵

先任跟随先为和张逸民来到杉木桥红四军军部。

1929年初，红四军党内成立特支，下设四个支部，先为任其中一个支部的书记。

张逸民是红四军第一路军党代表。

张逸民带先任去见贺龙。贺对她十分客气，说：“先任同志，热烈欢迎你，你是湘鄂西工农革命军的第一个女战士、女干部，第一位女知识分子党员。”

士兵们见来了个年轻女子，很奇怪，以为是抓来的经济案子（人质），便问先任：“你值多少大洋？”先任听了很不高兴，心想部队的政治工作做得不大好吧。

不久，红四军成立训练队，分配先任去训练队当专职文化教员。训练队长是董朗，南昌起义时任团长，海陆丰起义时任师长，能文能武，中央派他到贺龙部队没有明确给他安排什么工作，他毫不计较职务。

在训练队第一批受训的有100多人，是连排干部和农会主任。在开学典礼上，贺龙先讲话，他说了办训练队的宗旨：军队发展快，需要干部，而当好干部就要认点字，懂点军事、政

治。接着他介绍了董朗的情况。

董朗讲话之后，贺龙暗示主持会议的同志让先任讲话。

先任毫无准备，推辞说没什么可讲的，可大家越加鼓掌欢迎她上台讲话。先任只得上去，情急生智，讲道：“军长讲了办训练队的宗旨，队长讲了以后如何学习，都讲得很清楚，我没有什么可讲的了。我是个新兵，才参军，没有更高明的见解。我借这个机会把我的经历向大家介绍一下。26年入团，27年转党，马日事变后做过工，教过书，搞过地下斗争，受敌人通缉才到军队来。希望同志们今后对我帮助。”

贺龙又站起来说：“我疏忽了，没有介绍蹇教员。我介绍一下，她不是个新兵，是个有了锻炼、做了很多工作的革命同志。一个女学生，做了这么多工作，很不容易。她到我们部队，我们很欢迎。大家鼓掌！蹇教员是大革命时期的干部，是我们的先生。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工人、农民、学生，贺某是出于愤慨走向了革命。南昌起义中才参加了共产党，比董队长、蹇教员他们晚，我要请教他们。”

贺龙的这番话，既是他内心的表白，也是教育绝大多数工农出身的学员虚心向知识分子学习。

湘西交通闭塞，文化落后，识字人少。100多学员中许多人是文盲，一些人认几个字也不会写，只有一个高小生。程度低，又如此参差不齐，如何在短期内让他们获得初步的读写能力呢？而先任只有一个人，就是劈成几瓣，也难教过来。真让人犯愁。

先任注意启发学员学习文化的积极性。同时她想出了一个巧妙的办法：让学员中识字的教初识字的，初知字的教识二三百字的，识二三百字的教识几十字的，识几十字的，也可教一

字不识的，每人都有帮助和请教的对象。前任还主动把自己担任的文化教学同其他教员进行的政治、军事教学相配合。由于学员文化低，许多人听政治课只能听懂、理解百分之二三十。于是当政治教员讲课时，她去旁听并认真记录，然后把记录稿刻印出来，当作学员的文化学习教材。她让学员们把自己不认识的字圈出来，互相帮助教会。这样他们既识了字，又加深了对政治课的理解。

教学进行了一段时间后，队长召集教员汇报各自的教学计划。轮到前任汇报，队长听了后对前任的教学计划不赞同，他说：“军长说要着重军事、政治教育，没要求让学员达到识字的水平。”前任说：“我这样教学不影响军事、政治教学，而且促进军事、政治教学。”董朗说：“这样，你太累。”前任说：“只要效果好，累我不怕。”

董朗向贺龙作了汇报。贺龙竟支持前任，说：“她的办法可以的。这个女同志是动了脑子的，不嫌麻烦。”贺龙来到训练队找前任说：“你和队长在教学上有分歧，我同意你的计划。”董朗说：“军长同意我也同意，你就辛苦一点。”

说完此事，贺龙没走，他向前任提出：“你在教学上有一些办法，而且很切合实际，我想向你学文化。”

前任以为贺龙开玩笑，便说：“军长不要这么说，我可不敢当。”

谁知贺龙是真心，他又说：“你一定要收下我这个学生，并且要单独教我。”贺龙很要面子，不愿在别人面前暴露弱点。接着请求道：“你的计划遇到阻力，我帮助了你，我求你，你也得帮助我啊！我下午就来上学。”

前任只得答应下来。

下午，贺龙果然来了。前任要测测贺龙的程度，便让贺龙念了一段文字。念罢，前任估计他识四五百字。

贺龙说他小时读过两年私塾，不爱念书，淘气，甚至把先生的羊偷偷杀了烤了吃掉。“上学第一天，就要向孔夫子牌位磕头，第二天就挨了先生的手板，从此对念书反感了，心想，不念书以后照样混得了饭吃。长大成人才知道不识字之苦。我想写什么东西，只能我说别人写，他们写的是否符合我的意思我也看不懂。现在我有机会向你学习文化，很幸运哩！”

前任每天给他写上15个生字，告诉他读音、字义、用在什么地方。第二天检查，再教15个生字。贺龙生性聪明，进步很快。

晚上贺龙常到训练队同董朗、前任聊天。那时前任同董朗住在一个小院。夏天，很热，贺龙一来就谈到半夜。贺龙讲自己的身世，讲失败的教训，重温胜利的喜悦。

贺龙是个直性子，说他很爱前任，并请人替他拉线，给前任捎话道：“我以往结婚几次，但不曾恋爱过。这次我感到我真正地在恋爱着你。

而前任对贺龙的感情只有尊敬，并无爱情。她对传话的人说：“我同他地位悬殊，我是一般干部，他是领导人；我是学生，同他合不来；他结婚多次，我是不会同他结婚的。”她拒绝了贺龙。

在桑植的安定日子不久便结束了，因为敌人进攻了。训练队的学员被分配到各团。董朗改任军参谋长，前任调军部当文书。

红四军撤出桑植县城，在离县城不远的地方，与敌人打了两仗，但没有阻止敌人的进攻。部队继续转移。

一个女人与男人们在一起生活十分不便。宿营时，前任得